前漢紀宣皇帝紀三卷第十九　荀悅

神雀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秦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賜天下勤事吏及民爵鰥寡孤獨高年帛所賑貸貧民勿收行所過無出田租詔曰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今闕無祀其令祠官以時祠江海及洛水膠東王相張敞爲京兆尹敞字子高河東人先是敞爲山陽太守郡內清治上書自請曰山陽戶九萬三千計盜賊未得者十七人他課皆如此臣久居閑處而忘國事非忠臣也請治劇郡時膠東盜賊並起長吏不能治乃拜敞爲膠東王相至郡明設購賞開賊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

數人國中清平王太后數遊獵敞上書諫曰臣聞秦王好淫聲華陽后爲之不聽鄭衛之曲楚莊王好畋獵樊姬爲之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甘旨耳非惡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嗜慾者將欲率二君全宗祀也禮君母出門則乘駢輜下堂則從傅母進退則鳴佩玉內飾則結紉綢繆此則至尊至貴所以自斂制不自恣縱之義也今后姿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之而少以畋獵縱恣爲名於是以此上聞亦未宜也唯觀覽於往古合行於來今令后姬有法則臣下有所稱頌及爲京兆尹長安多盜賊自趙廣漢後守尹皆不稱職敞到則求問長安父老偷長得數人皆

溫厚出從僮騎閭里以爲長者敞皆召見責問赦其罪令致諸偷偷長曰今君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散請一切受署敞皆捕爲吏遣歸休置酒諸小偷悉賀飲酒醉偷長陰以赭土汙其衣吏坐里門閱出衣赭汙者悉收一旦乃得數百人由此桴鼓希鳴市無偷盜敞治京兆修廣漢之迹其方畧耳目不及廣漢然頗以經術儒雅以輔其政不純用刑故能免於戮西羌反夏四月後將軍趙充國討西羌充國字翁孫隴西人也時年七十六初出兵上問誰可將者充國曰無逾老臣願陛下以兵屬老臣勿以爲憂上笑曰諾充國既行常以遠斥候爲務行必有戰備止必堅營

壘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於是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勢不能久或曰至秋冬乃進兵此虜在境外之策也今虜朝夕爲寇胡地苦寒漢馬不能冬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已上可以悉發以七月上旬賫三十日粮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之上者虜以畜產爲命今皆離散兵出雖不盡誅且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復引軍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振壞上下其書於充國充國以爲武賢欲輕引萬騎爲兩道出張掖酒泉回遠千里以一馬自馱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斗四升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必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粮道必有傷危之憂而武賢以爲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又武威張掖皆當北塞有通谷水草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入其郡兵尤不可悉發先零首爲叛逆他種刼略故臣欲捐罕开闇昧之過隱而勿彰先行先零之誅以振動之宜悔過反善因捨其罪選良吏撫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長策也上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爲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先零亦未可圖也上乃拜侍中許延壽爲強弩將軍即拜

音竹足反軍

酒泉太守武賢爲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奏因以書勑切讓充國曰將軍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皆畜食多藏匿山林中依險阻將軍士卒寒手足皸瘃寧有利乎將軍不念中國之費而欲以歲數而勝微將軍誰不樂此者今詔破羌將軍武賢等擊罕开將軍其自引兵便道西並進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勿復有疑夏六月有星孛于東方秋七月大旱充國上書曰臣前奉詔告諭罕开宣天子至德以解其謀罕开之屬皆知明詔今先零已爲寇日久而罕开未有所犯今先擊罕开釋先零赦有罪誅無辜去一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先零欲爲背叛故與罕开解仇結約其心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先擊罕开而先零必救之以堅其交迫脅諸小國種附者稍集虜兵浸多用力數倍恐國家憂累四十年數不一二歲而已臣之愚計先誅先零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之矣以今進兵誠未見其利上乃璽書報從充國計擊先零充國引兵至先零虜久屯聚解弛望見大軍乘車重欲渡湟水水道阨狹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乃徐行驅之虜赴水溺死數百人乃降斬首五百餘級虜遂敗走獲牛馬羊十萬餘頭車四十餘

羌師名

兩兵至罕开地令軍無燔燒聚落芻牧田中罕开羌闓之喜曰漢兵果不擊我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故地充國以聞未報靡忘自來歸充國充國以聞賜飲食遣還諭種人罕开竟不煩兵而降上賜充國書令破羌將軍爲充國副進兵擊先零時先零降者萬餘人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留屯田或諫曰將軍數不奉詔一旦繡衣來責將軍身且不能保何國家之能安今此利病之間又何足爭充國曰是何言之不忠也今漢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摇相因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事也諸君徒欲自營不爲國計也吾固以死爭之明主可以爲忠言遂上屯田罷兵狀奏曰虜易以計破難以用兵臣愚以爲擊之不便今吏士馬牛穀糧芻藁之費甚衆轉輸不能給願罷騎兵留屯田兵士屯要害處益畜積省大費謹上屯田處器用簿上報曰如將軍計虜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其熟計復奏充國上狀曰帝王之兵以全取勝今虜亡其美地茂草寄託遠遁骨肉離心人有叛志散師屯田以待其變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屯田便宜十二事分步兵九校吏士各萬人留屯田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排抑羌虜使不得肥饒之地分破其衆成相叛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二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土一歲罷

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漕運穀至臨羌以示胡虜揚威武折衝之具五也以閑暇時伐材木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不乘危徼倖不出使虜因竄於風寒之地罹於疾疫霜露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無）經險阻遠追死傷之患八也內無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日無驚動河南大小罕開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申威西極使師從枕席之上過十一也既省大費徭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詔復報曰將軍獨不計虜兵將攻撓屯田者及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大小罕開前言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久不

往得無不分別人而并擊我耶其意常恐（謂）今兵不出得無變生於（欲）先零爲一熟計復奏充國奏曰虜失地遠客分散飢寒皆聞天子明詔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爲其勢（不擊）自壞今留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塹壘木（壘鵲）樵便兵飾弩烽火相連勢足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大利騎兵雖罷虜見屯田爲必擒之具必有土崩以歸（德）之意宜不久矣今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來爲寇又見屯田兵精必不敢將其累重還歸故地若爲小寇勢不足患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釋坐勝之道乘從危之勢兵不見其利而內自疲弊貶重自

損非所以示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不可空如是徭役自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見轉運煩費傾國家不虞之用以贍一隅臣愚以爲不便且校尉臨衆宣明威德奉厚幣撫循罕开羌衆喻以明詔必無異心不足以疑故出兵臣今奉詔出塞引軍遠攻罷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無尺寸之功偷得避嫌之便而無後咎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不敢避斧鉞之誅謹昧死以聞充國初奏事議臣非難充國十七人中十五人最在後十三人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於是詔報聽之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充國兵

在外已經夏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給輸田事廢業無餘積雖羌虜必破來春民必困乏願令諸有罪非盜賊受財殺人犯不道者皆得以差入穀此八郡贖罪務益致穀以備預百姓之急事下有司左馮翊蕭望之曰民含陰陽之氣有仁義利慾之心在上之教化雖堯舜在上不能去民利慾之心而能令其利慾不勝仁義也雖桀紂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利慾也故堯舜桀紂之分在於義利而已矣故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民以粟贖罪則富室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人情父兄內(四軌出)熱聞以財得生爲人子弟者將不顧死傷之

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親戚一人得生十人已死
如此則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一傾不可卒
復古者藏財於人不足則取之有餘則與之故詩云
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
我私下惠上也今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
以贍其用古之通道也百姓莫以爲非以死救生恐
未可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無以加也今議
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上復下其議敞曰
令罪人出錢減死便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斂又諸盜
賊及殺人犯不盜者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犯所不
當得爲人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不可蠲除今因此
令贖甚明何傷教化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
有金選之品其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今涼州方
秋饒之時民尚饑乏況至來春必將大困不早慮賑
卹必全之策而引常經以難常人常人可與守經未
可與從權也望之復對曰先帝聖明賢良在位立憲
垂法爲無窮之基故今布令曰邊郡數被兵難饑寒
天絕天年父母相失天下共給其費故爲軍旅卒暴
之事臣聞天漢四年常使罪人贖罪出錢五十萬減
死一等豪強吏民請奪假借至爲盜賊以贖罪姦邪
並起臣以爲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時丞相御
史大夫以爲羌虜且破轉輸畧足相給遂不施行敞

議賜大司農朱邑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祀邑字仲卿
廬江人身爲列卿居處節約俸祿以供九族鄉黨家
無餘財敦厚公正不可交以私上甚重之將死屬其
子曰我故桐鄉嗇夫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
孫奉祀不如桐鄉桐鄉民爲起立祠歲時常祭之是
歲韓增爲大司馬車騎將軍封龍額侯
二年春正月乙丑甘露降鳳凰集於京師群鳥從之
有萬數夏五月西羌平斬其首惡大豪楊玉首以降
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赦天下後將軍充國還所善
浩星賜迎說充國曰衆人皆以破羌強弩將軍出擊
斬首獲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爲虜勢窮困兵雖

余當作餘

不出必自服矣雖然將軍即見上宜歸功於二將軍
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之功哉兵
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余命一爲陛下言
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
計武賢由是怨充國上書告充國子中郎將卬前從
軍在西羌時言車騎將軍張安世常不快上意上數
欲誅之卬家將軍爲上言安世事孝武皇帝數十年
稱忠謹宜見全恕由是得免卬又坐禁止而入至充
國幕府司馬中亂屯兵卬下吏自殺充國乞骸骨賜
金安車駟馬免罷就第充國初以司馬從二師將軍
擊匈奴大爲虜所困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充國

以字舊鈔本在西南道上

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陣一師引軍隨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瘡武帝歎之擢爲車騎將軍長史太始之際與霍光定策要宗廟封營平侯秋匈奴大亂日逐王先賢單于來降時衛司馬會稽人鄭吉使護鄯善西南道以攻破車師日逐王請降於吉吉發諸國兵五萬人迎日逐王口萬二千人小王將十二人及河曲頗有亡者吉追斬之遂將詣京師封日逐王爲歸德侯吉爲安遠侯使吉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號自吉始也於是吉始中西域而立幕府治塢壘城鎮撫諸國漢之號令頒於西域始自張騫而成於鄭吉九月司隸校尉蓋寬饒下獄自殺寬饒

獄舊鈔本全

魏人爲儒學者所宗剛直公清數干犯上意在位久不遷越先之者多寬饒自伐其行能意終不滿時上方用刑法任中書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浸微儒術不行以刑獄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又引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孫官以傳聖賢若四時之運成功者去不得其人不居其位書奏上以寬饒爲怨謗下其書時執金吾議以爲寬饒直意欲求禪大逆不道遂下獄諫議大夫鄭昌上書曰司隸校尉食不求飽居不求安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身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諫國事下有司劾以大辟

臣幸得與大夫之後官以諫爲名不敢不言上不聽遂下廷尉寬饒引佩劒自殺寬饒爲司隸京師肅清居貧子弟常步行自戍北邊然性頗深刻刺舉無所廻避貴戚大臣人人相與爲怨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大夫中二千石皆賀寬饒不賀許伯請之乃往從西階上東向特坐許伯自酌寬饒曰無多酌我我有酒任丞相笑曰次公醒而如狂何必酒也坐皆屬目卑下之酒酣作樂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爲沐猴與狗鬬坐皆大笑寬饒不悅仰視屋而歎曰富貴無常忽輒易人如此傳舍所閱多矣唯謹愼者得久矣君侯可不戒之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猴舞失禮不敬上欲罪少府許伯爲請乃止寬饒初爲衛尉司馬先是司馬在部見衛尉拜謁嘗爲衛尉徑役使市買寬饒按舊令遂揖衛尉衛尉私使寬饒寬饒以令詣府門謁辭尚書尚書責問衛尉由是不敢私使而司馬不拜寬饒爲司馬斷其單衣令短躬按行士卒撫循之甚有恩信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士卒數千人皆抑頭請留一年以報寬饒厚德匈奴單于遣名王奉獻賀正始和親

三年春起樂遊苑二月丙辰丞相魏相薨四月戊辰御史大夫邴吉爲丞相吉起刑法小吏及爲丞相以禮讓臨下掾吏嘗有罪輒與長休假無按驗吉曰丞

相府有按吏之名竊陋焉公府不按吏自吉始也御史嗜酒醉嘔吐吉車茵西曹白命斥之吉曰以醉之失去士此人將安所容乎西曹忍之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後邊虜入塞發奔命卒至此馭御史吏習邊事見驛騎持赤白囊知虜入塞遽白吉因曰恐虜復入長吏皆老不任兵馬宜可預視吉即按省未畢有詔召問至吉具對御史大夫不能詳知所以得譴讓而吉見謂憂邊思職吉歎曰士無不可容向不聞馭御史之言何見勞勉之有吉嘗逢見郡驛鬬死傷橫道邊不問前行見人逐牛牛吐血喘息吉使騎問逐牛行幾里已喘掾吏獨謂丞相前後失問以譏吉吉曰人鬬相殺長安令京兆尹之職歲盡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丞相不親小事非所以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以暑恐牛近行用暑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三公典調陰陽職當所憂是以問之吉子顯爲議曹掾從禮高祖廟至夕牲曰乃使出取齊衣吉怒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亡吾爵者必顯也秋七月甲子大鴻臚蕭望之爲御史大夫八月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已下俸五十斛是歲光祿大夫梁丘賀爲少府賀字長翁琅邪人初以能心計爲武騎後爲郎上祠孝昭廟先驅旄頭大劒挺墜於地首陷泥中

刃向上乘輿馬驚於是上召賀筮之曰有兵不吉上還乃使有司代祠是時霍氏外孫任宣爲代郡太守坐謀反誅宣子章爲公車丞夜亡乃玄袪服入廟執戟郎間欲爲逆發覺伏誅其後明而入廟自此始也賀以筮有應由是近幸爲大夫至少府爲人小心周密上信重之賀明易賀子臨亦精於易爲黃門侍郎講論於石渠

四年春二月詔曰迺者鳳凰甘露降集京師嘉瑞並見修興五帝太一后土之祠鸞鳳翺翔降集於旁齊戒之暮神光顯著及薦鬯之夕神光交錯或登於天或降於地從四方來集於壇上帝嘉饗海內承福其赦天下賜吏民爵鰥寡高年帛夏五月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尤異秩二千石賜爵關內侯加賜黃金百斤潁川吏民有行義者爵人二級力田一級其眞絜順女賜帛霸爲政尚先教化而後刑罰務農桑節用殖財去食穀馬聰明盡知下情嘗使吏人有所按察吏還霸勞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爲鳥所盜肉吏大驚以爲神以霸且知其委曲毫釐不敢有隱民有鰥寡孤獨死者霸告吏曰某處大木可爲棺某亭猪子可爲祭吏往皆如其言吏民不知所出皆稱神明姦人去入他境郡丞老病耳聾督郵自欲逐之霸不聽或問其故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乃爲姦吏因緣公

舊鈔本怒字上有責字

私費耗甚多皆出於民新長吏又未必賢凡治道去其太甚耳霸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五月詔郡國舉賢良匈奴遣弟呼留若勝之來朝冬十月有鳳十一集杜陵十有一月河南太守嚴延年有罪棄市延年爲治嚴酷冬月傳屬縣囚會府下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府丞年老頗悖素畏延年恐見中傷延年實親厚之而丞愈自恐自筮得死卦乃求告至京師上書言延年罪名十事拜奏因飲藥自殺以明不欺事下按驗有此數事延年坐誹謗政理不道先是延年母從東海來適見報囚母怒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行矣去汝東歸除掃墓地待汝耳母還歸復爲宗族昆弟言之後歲餘正誅矣延年雖酷然敏於政事令行禁止郡國肅清先是爲涿郡太守豪強放縱盜賊橫行吏民皆曰寧負二千石無負豪強大家延年至則按誅大姓高氏等所殺十人郡中畏慄道不拾遺初上即位延年爲御史劾奏霍光擅廢立主上無人臣禮大不道奏雖寢朝廷肅然敬憚之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才至二千石大官東海賢於嚴母號曰萬石嚴嫗延年次弟彭祖有才藝學春秋明傳經注記即名嚴氏春秋也官至左馮翊太子太傅不求當世爲儒者宗或謂彭祖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不修小禮曲意無貴人左右之

嫗舊鈔本姬

勗經義雖高不至宰相矣願少自勉彭祖曰大凡通經術故當修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卒以太傅官終十有二月鳳凰集上林

前漢紀宣皇帝二卷第十九

前漢孝宣皇帝紀四卷第二十

荀悅

五鳳元年春正月上幸甘泉宮郊大畤皇太子冠賜列侯嗣子爵王大夫男子爲父後者爵一級冬十有二月乙酉朔日有蝕之左馮翊韓延壽有罪棄市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先是爲東郡太守放散官錢奢僭逾制御史大夫蕭望之按驗之丞相邴吉以爲更大赦不須考會御史當按問東郡事望之因令併得問之延壽聞之即按劾望之在左馮翊時放散稟犧官錢數十萬吏掠治急引與望之爲姦延壽劾望之按殿門禁止望之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得不問而爲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

舊鈔閱文作二字

鑒舊鈔本鑒

所考望之果無事實而御史按驗東郡具得延壽事事都肆試騎士治飾兵車畫龍虎朱雀延壽駕駟馬車羽葆鼓車歌車功曹引車駕駟馬載祭戟五騎爲伍分左右部軍正假司馬十人持幢傍轂延壽坐射室騎吏持戟夾階列衛騎士兵車四面營陣被甲鍉鏨居馬上抱弩負籣又使騎士戲車弄馬又取官銅物侯月蝕鑄作劒鉤鐸放效尚方取官錢帛私假徭役吏民及飾車騎甲用三百萬以上於是望之劾奏延壽上僭不道事下公卿公卿議以延壽前既無狀又誣訴典法大臣欲以解罪狡猾不道坐棄市死然延壽爲治甚得吏民心吏民數千人送至渭橋老小扶持車轂莫不涕泣初延壽以父義諫燕刺王而死霍光顯賞其子擢延壽爲諫議大夫遷潁川太守承趙廣漢之後初廣漢患郡俗名黨大族相依以憑凌長吏乃陰交構之以生其隙於是吏民多相怨讐風俗漓薄延壽乃道之以禮讓和輯其俗俾有制度爲之禮節養生送死不逾禮法百姓遵用其教賣偶人車馬下埋爲物者棄之市道徙爲東郡太守政理大行吏民畏而愛之其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之何以至此吏民聞之自傷悔不復欺犯其縣尉至刺死及門下掾自剄人救之不死因失瘖不能言延壽聞之自傷對掾吏涕泣遣醫治之甚厚

復其家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勑功曹議罰府門卒當車前願有所言因曰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今旦明府早駕久駐而不出騎吏父至府門騎吏趨出父適返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受罰得無毀大化乎延壽車中舉手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還舍召見府門卒遂特用之卒是老書生聞延壽賢故自隱於門下以延壽在東郡治爲天下最及守馮翊行縣至高陵邑人有兄弟訟田自言者延壽大傷之深自責稱病不聽事卧傳舍而縣令丞三老亦自繫待罪於是訟者深自悔皆髡鉗肉袒謝罪請以田相讓終及死不復敢爭延壽見勉勵之乃起視事

舊鈔本大字在將軍上

郡中翕然轉相勸勵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也治官茂矣

二年春正月行幸雍祠五畤夏四月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薨增者故韓王信之曾孫安道侯說之子增爲人寬和自守以温顏遜辭承上接下歷事三主甚重於朝廷五月將軍許延壽爲大司馬車騎將軍秋八月詔曰夫婚姻之道人倫之大者酒食之會所以行禮樂也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爲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使民無所樂非所以導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勿爲苛禁匈奴掘衍單于爲其衆所叛兵敗而自殺於是匈

奴大亂五單于爭立議者多云匈奴爲害日久今可因其亂舉兵滅之蕭望之對曰春秋晉士丐興兵侵齊聞齊侯卒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服孝子義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和親夷狄莫不聞矣不幸爲賊臣所殺而今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兵不以義動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吊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若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義之威也上從之壬午御史大夫蕭望之貶爲太子太傅太傅黃霸爲御史大夫是時邴吉年老上重之望之奏言三公非其人則三光不明今歲星少光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在輕丞相詰問望之望之免冠置對後丞相司直奏言故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輒問病朝奏事會廷中差處丞相後丞相謝御史大夫稍揖進之今丞相數病望之不問會廷中與丞相均禮及望之自擅使守吏自給車馬至杜陵視家事小吏冠法冠爲妻先引又使買賣私所附益凡十三萬三千上由此策貶之冬十有一月匈奴呼遬累單于率衆來降封爲列侯十有二月平通侯楊惲坐怨望不道腰斬惲丞相敞弟以發霍氏反事封光祿勳公廉好義讓千萬財分昆弟宗族然自伐其賢能性好刻害發人陰伏輕慢士人卒以此敗太僕戴長樂與惲有隙告之曰安昌侯乘

弟舊鈔本子

車奔入北掖門惲曰嘗聞奔車抵殿門門關折馬死而昭帝崩今復如此惲觀西關上指桀紂畫像曰天子過此一二問其過可以得爲師矣人有堯舜不稱而言桀紂又曰天久陰不雨春秋所記夏侯君所言上行必不至河東矣上以爲戲語悖逆絶理下廷尉廷尉奏大逆不道請捕治之上不忍致法免爲庶人居家治産業起室宅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智畧之士也與惲書戒之以爲大臣廢退當闔門恐懼不當治産業通賓客也惲報書曰自惟罪過已重長爲農夫故修賈豎之事耕桑以給公上不意當復以此爲譏也夫酉河郡地魏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遺風尚節儉明去就之分今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山谷間昆戎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移人於今乃覩子之志矣方今盛漢之隆願勉旃無多談惲兄子安平侯譚爲惲曰西河太守杜侯前以過絀今復徵爲御史大夫候罪薄又有功勞且復用惲曰有功何益縣官不定爲盡力譚曰縣官實然蓋司隸韓馮翊俱盡力吏皆坐事誅騶馬隈佐成告之下廷尉按驗得惲與會宗書上惡逐誅惲妻子徙合浦譚坐不諫止惲與相應答有怨望語免爲庶人公卿奏收朋黨友皆免官京兆尹張敞亦被奏獨寢不下會敞使捕賊掾吏絮舜有所按驗以敞當免曰五日京兆尹耳不肯爲

按事敞聞之即收舜強致之死罪舜家自告上欲令敞自便利即先下敞坐楊惲事免敞詣闕上印綬因從闕下於是京兆吏民解施桴鼓起而冀州都中有大賊上思敞功效即下詔所在召敞拜冀州刺史廣川王同族劉調等爲賊窟藏於王家敞自將吏民兵車數百兩圍王宮果得調等於殿屋重轢中乃斬調懸其首於王宮門因劾奏王上不忍致法削其戶冀州盜賊禁止遷太原太守郡中清淨所在治理

荀悅曰天子無私惠王法不曲成若張敞之比以議能之法宥之可也使之亡非也

三年春正月癸卯丞相邴吉薨謚曰定侯子顯嗣有罪上不忍絕削爵爲關內侯二月壬辰御史大夫黃霸爲丞相霸長於治民及爲丞相綱紀風采不及魏相邴吉于定國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神光並見爛燿齊宮十有餘刻辛丑鳳凰集長樂宮文章五采留十餘刻吏民並覩賜民爵一級鰥寡孤獨帛令民大酺五日時天下殷富數有嘉應益州刺史王褒欲宣風化於其民王褒作中和樂宣布歌詩選好事童子何武等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上召武等觀之皆賜帛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當之益州刺史因奏王褒有逸才能爲文上乃徵之待詔後召褒爲頌頌聖主得賢臣之意褒對曰春秋五始之要在乎審已正

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趣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事力少而成效多故工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朴清水淬其鋒越砥歛其鍔水斷蛟龍陸刺犀革忽若彗氾畫塗如此乃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尺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故服絺綌之凉者不苦盛暑之鬱懊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慘何則有具者易其備夫賢人君子亦聖主之所以易海內也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周室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由是觀之明君人者勤於求賢而佚於得人人臣亦然故世必有仁聖之主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起龍興而致雲蟋蟀候秋吟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雋士亦佚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歡然交欣千載一會愉悅無斁翼乎如鴻鵠毛之遇順風沛乎若巨魚之縱大壑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何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臻是以聖主不徧闚望而視以明不殫傾耳而聽以聰恩從祥風遨德與和氣遊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遊自然之勢恬淡無爲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煦嘘呼吸如喬松聊然絶俗離世哉詩云濟濟多士

文王以寧信乎其以寧也是時上頗好神仙故褒對
及之頃之拜褒爲諫議大夫數爲辭賦方士言益州
有金馬碧鷄之寶可祭致之使褒祠焉褒道病死六
月辛巳西河太守杜延年爲御史大夫安和寬裕論
議持平稱爲名臣是歲置西河屬國都尉以處匈奴
降者
四年春正月廣陵王胥有罪自殺胥好倡樂逸遊力
能扛鼎空手搏罷豕猛獸動作無法度昭帝時數使
巫祝禱上即位胥曰太子孫何以反得立復祝詛如
前楚王延壽謀反胥與私通書延壽既誅辭連及胥
有詔勿治後復祝詛胥宮中棘生十莖莖赤葉白如

羅穀舊鈔本
穀羅

素池中水變赤魚死有鼠舞王後庭中後祝詛事發
覺有司按驗胥惶恐自殺謚曰厲王其子爲庶人匈
奴單于臣道弟谷蠡王入侍以邊塞無寇減戍卒十
二大司農丞耿壽昌爲筭能商功利奏言故事歲漕
關東穀四百餘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
弘農河南上黨太原郡穀足給京師可以省關東漕
卒半又奏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價而糴以利農
貴時減價出糶以贍貧民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乃賜
壽昌爵關內侯是時糴甚賤農人少利故設常平
倉而蔡揆以好農而爲使者勸農於郡國昔李悝爲
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爲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

除山澤邑居三分減一爲六萬頃治田勸農則畝益三斗不勸損亦如之增減轉爲穀百八十萬石矣故農事不可以不勸糴甚貴則傷民糴甚賤則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甚賤其傷一也善爲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勸今五口之家治田百畝歲常不足以自供若不幸即有疾病死喪之費則至於甚困是以民不勸耕而糴至於甚貴也是故善平糴者必視歲上中下上熟自四中熟自三下熟自倍饑亦如之故上熟官糴三而舍一中熟官糴二而舍一下熟官糴一而舍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而糴之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而糴之

舊鈔本富强

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糴之以相贍補故雖遭饑而糴不甚貴而民不散穀價常平行之魏國魏國強

夏四月辛丑朔日有蝕之是謂正月朔慝未作春秋左氏傳以爲重遣丞相御史掾吏二十四人循行天下舉寃獄察擅爲苛禁深刻不改者

甘露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匈奴呼韓王單于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而呼韓邪兄左賢王自立爲郅支單于遣子入侍三月丁巳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延壽薨夏四月黃龍見新豐建章未央長樂宮鍾及筍簴銅人皆生毛長二寸許甲申太上皇廟災甲辰孝文廟災上素服五日冬呼韓邪單于遣弟

左賢王朝賀

二年春正月立皇太子囂爲定陶王後徙爲楚王詔曰乃者鳳凰甘露降集黃龍登興醴泉滂流枯槁榮茂神光並見咸受禎祥其赦天下減民筭三十賜諸侯王丞相將軍列侯二千石金錢各有差賜民爵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朱崖郡亂夏四月遣護軍都尉張祿將兵擊之御史大夫杜延年賜安車駟馬免五月己丑廷尉于定國爲御史大夫秋九月立皇子宇爲東平王冬十月幸雲陽宮營平侯趙充國薨謚曰壯武侯以功德與霍光等圖畫相次於未央宮第一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霍光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頟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陵侯邴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楊德侯劉德次曰少傅梁丘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以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邵虎仲山甫焉至成帝時西羌常有驚成帝思將帥之臣詔黃門侍郎楊雄即充國畫像而頌之曰明靈惟先戎有先零先零猖狂侵我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既臨其域喻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尅請奮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守節屢奏封章料敵

制勝威謀靡亢遂尅西戎旅師于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之乃列于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糾糾桓桓亦紹厥緒

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宮郊泰畤匈奴呼韓邪單于爲郅支所破遂稱臣來朝上議其儀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國議以爲聖主先諸夏而後夷狄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其下太子太傅蕭望之議曰單于夷狄禮儀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蠻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覊縻之義謙厚之禮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往荒忽無常如使匈奴後嗣不闕於朝饗不爲叛臣信讓行乎蠻夷福祚延於無窮此萬世之長策也上令單于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藩臣而不名賜以璽綬冠帶衣裳安車駟馬黃金錦繡繒綵使有司導單于先行就邸

荀悅曰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於天下也書曰西戎即序言皆順從其序也道理遼遠人物介絕人事所不至血氣所不沾治不告諭以文辭故正朔不及禮義不加非導之也其勢然也王者必則天地天無不覆地無不載故威德之主則亦如之九州之外謂之藩國蠻夷之君列於五服詩云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故要荒之地必奉王貢若不供職則有辭讓號令加焉非敵國之謂也故遠不間親狄不亂華輕重有

序賞罰有章此先王之大禮故舞四夷之樂於四門之外不備其禮故不見於先祖獻其志意音聲而已望之欲待以不臣之禮加之以王公之上僭度失序以亂天常非禮也若以權時之宜則異論矣二月單于罷歸遣衛將軍車騎將軍騎都尉萬六千騎送單于單于歸居幕南保光祿城而郅支單于遠遁匈奴遂定詔曰乃者鳳凰集新蔡衆鳥四面行列而立以萬數其賜汝南太守帛百疋新蔡長吏三老孝弟力田鰥寡孤獨帛各有差賜吏民爵二級無出今年租三月己巳丞相黃霸薨五月甲午御史大夫于定國爲丞相初定國父于公爲東海郯縣獄吏郡決曹掾決獄甚明理法者皆無恨郡中爲之立生祠東海有孝婦少寡無子養老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去姑告鄰人曰我年老久累丁壯其後姑自剄而死姑女告婦殺我母吏驗治甚急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以爲婦孝養姑十餘年以孝聞於天下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不得乃抱具獄哭於府門上因辭病去郡中枯旱三年及後太守方召于公于公曰前有孝婦不當死枉□誅咎儻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因表其墓天乃大雨于公其里門閭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曰少高大令容駟馬高蓋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興故人爲之語曰于公高門以待

舊鈔本不作闕文

封嚴母除地以望喪定國少爲文法吏及在卿位乃近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謙讓恭敬士雖貧賤徒步皆與均禮爲廷尉八年持法平端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天下自以不冤然好飲酒至一石不能亂益精明邴吉之薨也薦杜延年于定國陳萬年皆以次見用後太僕陳萬年爲御史大夫萬年沛人也外行廉平內行修飾在位稱職然善事人邴吉疾病中二千石以下謁問疾吉遣家丞謝之已皆去唯萬年獨留昏夜乃歸好爲曲意如此子咸剛直有異才萬年嘗召咸牀下教戒之咸睡頭觸屏風萬年怒之咸叩頭謝曰目蘊

據舊鈔本補十六字

舊鈔本未央宮室下闕一字然後接

所言大人乃教咸諂也萬年乃不復言咸復御史中丞執法殿中公卿以下皆敬憚之頗言石顯長短爲顯所奏坐漏洩省中語一獄減死後歷州郡所在令行禁止官至少府其治嚴酷倣嚴延年然性奢侈其廉不及詔諸儒博士講五經同異於石渠太子太傅望之平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公羊春秋左氏傳博士冬烏孫公主求歸年七十餘矣上憐烏孫男女二人俱來賜田宅奴婢朝見儀比於公主焉

四年夏廣川王海陽有罪廢遷房陵冬十月丁卯未央宮宣室閤災

閤災二字

黃龍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禮賜如初二月單于歸國詔曰朕既不明數申詔公卿大夫順民所疾苦令吏或以不禁姦邪爲寬大縱釋有罪爲不苛或以酷惡爲賢皆失其中奉詔宣化如此豈不謬哉方今天下少事賦役省減兵革不動而民多貧盜賊不止其咎安在上計簿務爲欺慢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爲意朕將何任御史計簿有疑不實者按之使真僞無相亂三月星孛于王良閤道入紫微宮是歲未央宮殿輅軨宮中雌雉化爲雄毛衣變而不鳴無距冬十有二月甲戌帝崩於未央宮

贊曰本紀稱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治之士咸精其能至於伎巧器械之資後世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遭植匈奴乖亂推亡固存申威北狄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德侔殷高宗周宣矣漢武之世得賢爲盛公孫弘倪寬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卜式發迹於牧羊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斯位乎孝武踐祚方用文武求賢如不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偃而歎息群士慕義異人並出卜式試於芻牧桑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當時板築牧牛之徒明矣漢之得人於斯爲盛儒雅

司馬下舊鈔本有遷字

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律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皐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曆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至孝宣承統繼修鴻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邵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於後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前漢紀宣皇帝紀四卷第二十

右迪功郎充兩浙東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張寔校正

諱奭之字曰盛

前漢紀元皇帝紀上卷第二十一　荀悅

皇帝癸未即位年二十六初宣帝寢疾引外屬侍中樂陵侯史高大傅蕭望之少府周堪至京中拜高爲大司馬車騎將軍望之爲前將軍光祿勳堪爲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望之薦諫議大夫劉向以博學忠直爲散騎宗正給事中

初元元年春正月辛丑孝宣皇帝葬杜陵赦天下賜諸侯王公列侯金二千石以下錢帛各有差封皇后兄侍中中郎將王舜爲安平侯丙午立皇后王氏封皇后父禁爲陽平侯禁即魏郡元城人也其先齊田氏濟北王安之後其子孫廢爲庶人時人謂之王家

田氏焉禁父字翁孺武帝時爲繡衣御史捕逐羣盜
黨與及長吏多所縱活而暴勝之奏殺二千石以下
及通行酒食相連坐者大郡至斬萬有餘人翁孺以
奉使不稱職免翁孺歎曰吾聞活千人者有封子孫
吾所活萬餘人矣後世其興乎翁孺徙居魏郡元城
人建公曰昔春秋時沙麓崩晉史卜之曰陰爲陽雄
土火相乘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其
齊田氏乎元城東郭五鹿墟即沙麓地也今翁孺徙
正值其地日月當之矣皇后字正君方娠正君夢月
入懷長大許嫁未入門夫輒死禁怪之相者言當大
貴年十八宣帝時入掖庭爲家人子以配太子一見

殿內即幸有娠生男即成帝也遣使者徵瑯邪王吉
貢禹吉年老道病卒禹至拜諫議大夫王吉與禹相
善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趣舍同也始吉居
長安東家有棗枝垂吉庭中吉婦取其棗以啗吉吉
後知之乃去其婦東家見吉去婦欲伐樹鄰人止之
因固請吉婦還里中爲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去婦
東家樹完去婦復還其勵節如此貢禹字少翁初河
南令以職爲府官所責免冠謝禹曰冠一免豈可復
冠遂去官以明經潔行自修上既見禹虛已問以政
事禹曰古者宮室有制度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
八匹墻塗而不雕木磨而不刻車服器物皆不文畫

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高祖孝文孝景皇帝修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人厩馬不過百餘匹後世轉爲奢侈臣下亦相倣效故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今齊三服官作工數千人一歲所費數千萬杯碗器物皆文畫金銀飾之厩馬數萬匹民饑而死或人相食厩馬食粟患其大肥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於天爲民父母固當如是乎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塡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不知禮正多藏金銀財物鳥獸六畜之類凡百九十物又取後宮女置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後遂遵之使天下化成下及百姓皆逾制度唯陛下大減損輿服御物三分去二察後宮賢女留二十餘人餘悉歸之及諸園陵女無子者宜皆遣之厩馬可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以爲田獵之囿餘皆復爲田以賜貧民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令自娛樂而已此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旨隨君上下臣禹不勝眷眷不敢不盡愚上喜納其忠詔三輔太常郡國公田及苑可省者以賑貧民凡禹所言後多施行之夏四月光祿大夫王褒等七人循行天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失職之民登延賢俊招顯側陋觀風俗之化詔國被災害甚者無出今年租賦江淮陂湖園池以貸貧民勿收租稅

賜宗室屬籍者馬一匹至二駟孝弟力田鰥寡孤獨帛吏民五十戶牛酒秋八月屬國降胡萬餘人亡入匈奴九月關東諸郡國十一大水人饑相食詔宮館希幸御者勿繕治減食穀馬食肉獸詔列侯舉茂才匈奴呼韓邪單于上書言民衆困乏詔雲中五原郡轉二萬斛穀以給之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賜雲陽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立皇弟音爲清河王二月戊午隴西地震毀落太上皇廟敗縣道及城郭宮寺屋室壓殺人衆山崩地裂水泉皆湧三月立廣陵厲王太子弟霸爲王罷黃門乘輿及狗馬水衡禁苑少府佽飛外池嚴籞池田假於貧民詔郡國災甚者無出租賦赦天下夏四月立皇太子賜御史大夫爵關內侯中二千石右庶長天下當爲父後者爵一級列侯錢各有差荀悅曰賞罰者國家之利器也所以懲惡勸善不以喜加賞不以怒增刑列侯重爵不可以虛加也秋七月己酉地震詔舉直言極諫之士東海翼奉字少君待詔對曰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形猶人有五臟六體五臟象天六體象地故五臟病則氣色變於面六體病則伸屈見於形地震者陰氣盛也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

舊鈔本無後字

另行

從舊鈔本涉

今左右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爲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建章未央宮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宜爲設員出其過制今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爲大水然極陰生陽反爲大旱甚則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災是也奉又上疏曰臣聞昔盤庚改邑以起殷道聖人美之今國家郊禘寢廟祭祀之禮多不應古宮室苑囿奢侈臣愚以爲誠難安居而易改作欲陛下徙都洛陽安成周之居兼盤庚之德改正制度無有繕治宮室不急之費三歲可餘一歲之畜臣聞天道有常王道無常無常者所以應有常必有非常之主然後立非常之功願陛下留神慮上異其言奉好災異占候之術爲博士諫議大夫是時史高典治尚書事而蕭望之爲副然望之名儒有師傅恩上信任之多所貢薦高充位而已長安令楊興說高曰將軍以親戚輔政貴於天下無二然衆庶議論休譽不專在將軍何也此誠有所聞以將軍幕府海內莫不仰望而所舉不過私門客乳母子弟人情忽不自知然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夫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舉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古人疾其如此故卑體勞心以求賢爲務傳曰以賢難得故曰事不待賢以食難得故曰飽不俟食惑之甚者今平原文學臣衡才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

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將軍誠召在幕府即學士翕然歸心薦之朝廷必爲國器以是顯示庶衆名流後世不亦可乎高然其言辟衡爲議曹史薦爲郎中時蕭望之周堪劉向及侍中金敞安上子中正敢言此四人者同心輔政而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比於史高與望之不同恭顯皆嘗坐法腐形爲宦者自宣帝見任用矣及上即位多不親政事遂委顯等望之以爲尚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遊晏後庭欲更用士人由是大與高恭顯等有隙待詔鄭朋華龍等者皆傾巧人也行汙穢欲入堪等不納更入許史因求見上怨毀望之等恭顯遂令朋龍等上書告望

故用宦者非國家舊制違古不近刑人之義自後

之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候望之休沐日令二人上書事下恭顯恭顯奏望之及堪向黨與相構譖訴大臣謗毀親戚欲以專權爲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詔謁者召致廷尉上不省爲下獄可其奏後聞繫獄上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乃責顯恭即日出望之等令視事顯恭因令史高言上曰陛下新即位未有德化聞於天下先驗師傅既下獄又虛出之宜因決免之於是詔收望之印綬及堪向敞連坐皆免而朋龍爲黃門侍郎自此忠臣退而奸臣用事六月關東大饑齊地人相食秋七月詔吏發倉廩府庫賑饑寒者上重望之不已乃下詔曰故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厥功

茂矣其賜爵關內侯食邑六百戶給事中朝朔望上
方欲以望之爲宰相會望之子侍中散騎常侍中郎
將伋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奏望之前所坐明
白無譖訴者而教子上書稱引無辜之言失大臣之
體大不敬請捕之顯恭等知望之素高節不屈奏曰
望之深怨望歸非於上自以托師傅恩德終不坐非
頗屈於牢獄抑其怏怏之心則聖朝無以施德厚上
曰蕭太傅素剛直安肯就獄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
所坐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於是遣謁者促
召望之因命太常急發執金吾圍其第候者至望之
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爲非天子意望之以問門下

生朱雲素剛直好節士教之自裁望之乃歎曰吾嘗
備位宰相年餘六十矣而入獄以求生不亦鄙乎遂
飲藥而卒上聞之大驚附手曰吾固疑其不就獄果
然殺吾賢相太官方上食不肯食涕泣哀慟左右於
是召顯等責問皆免冠謝良久乃解其子伋嗣爵關
內侯歲時常遣使者祀望之冢暨終世望之八子育
咸由伋皆至九卿育初爲茂陵令會考課時漆令以
殿責問育爲之請扶風扶風大怒曰君課等六裁自
流耳何暇與左右言及罷出傳茂陵令詣後曹當以
職事對育直出不還書佐隨牽之育按劒曰蕭育杜
陵男子何詣後曹遂趨出欲去官明旦會詔召入拜

司隸過扶風府門而官屬掾吏數百人皆拜謁於車下咸由所在皆以功績著聞名流後世是歲丞相府家雌雞伏子漸化爲雄有冠距鳴弘恭病死石顯爲中書令車騎將軍韓昌光祿大夫張猛送呼韓邪侍子以歸昌猛見單于益盛又聞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恐既北則難約束因與單于盟約曰漢與匈奴各爲一家世世子孫無得相詐相殺有盜竊相報行其誅賞其有寇發兵相救敢有背約受天不祥令子孫世世盡無違盟昌猛與單于登弱水東山刺白馬以月支王頭所爲飲器飲血盟而旋公卿議者以爲單于雖北猶不能爲害昌猛擅以國家世世子孫詛盟罪至不道有詔昌猛以贖論勿解盟

三年春令諸侯相位在郡守下珠崖郡山南縣反上博謀羣臣欲擊之待詔賈捐之對曰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舜曰韶盡美矣禹曰吾無間然矣以三聖之德地不過數千里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北盡朔裔南暨聲教豫聲教者則治之不欲豫者不強治殷周之時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而君臣歌德頌聲並作及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而天下內叛孝文偃武行文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師行三十里爲程騎行五十里爲程朕乘千

里馬獨安之乎乃還馬勑四方無來獻當此時天下
無事斷獄數百及孝武皇帝西連諸國至於安西東
過碣石至於樂浪北却匈奴數萬里南制南海爲八
郡兵革數起父戰於前子鬬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
啼於道老母寡婦飲泣街巷設虛祭於道傍招神魂
於萬里之外廓地泰大征伐不休而天下斷獄餘數
萬人今關東困乏至有嫁妻賣子此社稷之憂詩云
蠢爾蠻荊大邦爲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
叛自古而患之何況反覆南方萬里外之蠻乎駱越
之人父子同卧而俗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有之
不足郡縣置也棄之不足惜也不擊之不損威臣竊

時京兆缺故言及之

以往時羌渾言之暴師曾不滿一年兵出不逾千里
費四十餘萬錢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今
陛下不忍悄悄之忿欲驅士衆捐之大海之中快心
幽冥之地非所以拯饑饉全元元也方之往古則不
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本非冠帶之國禹貢
所不及春秋所不理皆可宜廢之無以爲上以問丞相
相定國御史大夫陳萬年萬年以爲當擊之定國以
爲捐之議是上乃罷珠崖郡民欲內屬者處之不欲者
勿強上數見捐之言多納用後爲石顯所毀稀復得
見其後長安令楊興以才能幸於上捐之欲因求見
謂興曰令我得見上言君簡京兆尹立可得我前後

所薦皆如其言興曰縣官嘗言興逾勝薛大夫我易
助也使君房爲尚書令勝五鹿充宗甚遠捐之曰令
我得代充宗君簡爲京兆尹京兆尹郡國之首尚書
百官本也天下宜大治士則不隔矣興曰石顯上所
信用今且以合意則得入矣捐之因與興共爲奏稱
薦石顯又薦興京兆尹顯聞其議白之乃下興捐之
獄有司劾捐之興懷詐僞更相薦舉漏泄省中語罔
上不道捐之棄市興減死夏四月乙未茂陵白鶴館
災本志以爲白鶴館五里走馬之館不當在山陵昭
穆之地天戒若曰去貴幸逸遊不正之臣勿在正位
病石顯之象也赦天下夏旱立長沙煬王弟宗爲王

脫四年事

封故海昏侯賀子爲侯六月詔曰朕惟衆庶之饑寒
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宮其罷
建章甘泉衛士令各就農詔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
陽者各三人○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宮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赦汾陰徒所過無出租賦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皇后曾祖父濟南平陵王伯墓門梓柱更半板葉上半屋本志以爲王氏將興之像也
五年春正月以周子南君爲周承休侯次位諸侯王
三月行幸雍祠五畤夏四月有星孛於參詔太官無
日殺所供各減半乘輿秣馬無乏之正事而已罷角觝
戲上林宮館希幸御者齊三服官北假官田鹽鐵官
常平倉博士弟子無置員以廣學者省刑罰凡七十
餘事御史大夫陳萬年卒六月辛酉長信少府貢禹
爲御史大夫禹奏言古者民無賦筭口錢今民生子

舊校以爲有脫文茲據舊鈔本補

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加困產子輒不舉甚可痛之宜令今兒生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十二乃筭又奏言武帝時令人犯法贖罪入粟者補吏是以國亂民貧盜賊並起郡國畏法則使巧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姦宄不勝則取勇猛苛暴能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慢而便巧者尊於朝悖逆而勇猛者貴於官行爲犬豕財富勢足是爲賢耳故謂居官而致富者爲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敗壞乃至於此宜除贖罪之法選舉不以實及有賦者輒行其罪無但免官則貴孝弟賤賈人進賢能廉直而天下治矣十有二月

丁未貢禹卒丁巳長信少府薛廣德爲御史大夫初郅支單于怨漢擁護呼韓邪單于乃求其侍子漢遣衛司馬谷吉送之郅支單于乃殺吉遂依康居而居焉時諸葛豐爲司隸劾舉無所迴避京師爲之語曰間何闊逢諸葛上嘉之加豐光祿大夫侍中許章不奉法度賓客犯法章相連豐按劾章欲奏其事適逢章私出豐肚車舉節詔章下獄收章窘迫馳車去豐追之章因而入宮自歸於上豐亦上奏因收奪豐節司隸去節自豐始也

獄爲鈔欲因舊鈔於是